

高寶書版

賊貓

正宗盜墓小說始祖

百貓迷魂圖

清末亂世，太平軍為亂……

從小在金棺村偷雞摸狗的孤兒張小辯，

誤入古墓中而展開奇遇，相貓懣寶，無奇不有，絕對令人拍案叫絕！

《鬼吹燈》作者

天下霸唱

著

開創新型態長篇冒險小說新局，

只有天下霸唱才能超越《鬼吹燈》！

憨頑又神秘的貓咪，

會怎樣改變一人、甚至一城的命運？

天下霸唱最滿意的故事！

超越《鬼吹燈》的精采冒險，一探相貓辨狗的不傳之秘
靈州城賊貓所襄助的奇妙經歷，際遇之奇直逼《鹿鼎記》

清朝末年，正值太平天國亂世紛擾，民不聊生之時，金梧村的孤兒張小辯平日專行偷雞摸狗之事，一日卻失手而誤入古墓，遇見了奇人「林中老鬼」，誤打誤撞之下學會了失傳已久的奇書《雲物通載》，及其中所教的相貓辨狗之奇術……林中老鬼又囑咐他去辦幾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去取一隻能助他良多的黑貓「月影烏瞳金絲虎」……

《雲物通載》之貓譜有云：

月影烏瞳金絲虎：這種黑貓從兩眼到貓尾巴尖當中藏有一條金線，只有在星月清光之下方可得見，乃是《貓譜》中有名有號的「月影烏瞳金絲虎」，正因有此金線相貫，所以這黑貓並不是純色一體的黑貓，而是一隻正宗的兩色靈州花貓。

渡水葫蘆貓：此種貓鬚毛俱長，毛為白褐兩色，鬚鬚分作金黑，頭圓爪短，體胖如同葫蘆，吞江吸海，遇水不沉，乃是隋唐時的名品古種。此貓非同小可，事蹟之奇蓋世無雙，倘若講出來，真正是「古往今來未曾有，開天闢地頭一回」。

你的風格

ISBN 978-986-185-217-1

(857.7)



9 789861 852171

NT\$280



賊貓

百貓迷魂圖

正宗盜墓小說始祖

天下霸唱

著



高寶書版集團



戲非戲 DN038

賊貓：百貓迷魂圖

作者：天下霸唱

總編輯：林秀禎

編輯：蘇芳毓

校對：李國祥

出版者：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Global Group Holdings, Ltd.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88號3樓

網址：gobooks.com.tw

電話：(02) 27992788

E-mail：readers@gobooks.com.tw（讀者服務部）

pr@gobooks.com.tw（公關諮詢部）

電傳：出版部 (02) 27990909 行銷部 (02) 27993088

郵政劃撥：19394552

戶名：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發行：希代多媒體書版股份有限公司/Printed in Taiwan

初版日期：2008年9月

◎凡本著作任何圖片、文字及其他內容，未經本公司同意授權者，均不得擅自重製、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如一經查獲，必定追究到底，絕不寬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賊貓：百貓迷魂圖 / 天下霸唱著. -- 初
版. -- 臺北市：高寶國際，2008. 09
面；公分. -- (戲非戲；DN038)

ISBN 978-986-185-217-1(平裝)

857. 7

97014286

· 目 錄 ·

第二卷 林中老鬼

第一話	狗碰頭	6
第二話	貓哭墳	12
第三話	姦屍	17
第四話	林中老鬼(上)	21
第五話	林中老鬼(下)	24
第六話	鸞塚山	28
第七話	殭屍美人(上)	35
第八話	殭屍美人(下)	39
第九話	雨蛙	42
第十話	靈州城(上)	50
第十一話	靈州城(下)	53
第二卷 槐園凶宅		
第十二話	金玉奴(上)	57
第十三話	金玉奴(下)	61
第十四話	槐園	68

第三卷 神 契

第十五話	仙祠佚事	74
第十六話	鬧宅童子	79
第十七話	筷子樓	86
第十八話	貓兒眼	93
第十九話	清蒸活人	100
第二十話	怪僧	106
第二十一話	八仙樓	112
第二十二話	造畜	120
第三卷 神 契		
第二十三話	譚道人	129
第二十四話	一千三百刀	130
第二十五話	凌遲	137
第二十六話	神契	144
第二十七話	小貓耳朵	150
第二十八話	劍爐(上)	156
第二十九話	劍爐(下)	163

・ 目 錄 ・

第四卷 塔 王

第三十話 星星盞

第三十一話 偷燈盜油

第三十二話 驚天動地

第三十三話 雲幻霧化

第三十四話 古塔之王

第三十五話 風雨鐘

第三十六話 渡水葫蘆貓

第三十七話 府中五異

第三十八話 白塔真人

第三十九話 披麻烤剝皮問

第四十話 雁營

第五卷 雁 營

第四十一話 雁排李四

第四十二話 說書人

第四十三話 撒豆羅剎江

175 181 187 188 194 200 206 212 218 225 232 239 245 246 253 260

第六卷 截妖寺

第四十四話 三眼狐

第四十五話 黃天蕩

第四十六話 貓喊

第四十七話 血戰

第四十八話 賞孤令

第四十九話 長面羅漢

第五十話 方良牛

第五十一話 蛇母

第五十二話 青螺鎮

第五十三話 回天

第五十四話 驚變

第五十五話 截妖寺

第五十六話 貓奴

後記 冷酷的貓

267 273 279 285 291 297 298 304 310 316 322 328 334 340 346

第一卷

林中老鬼



第一話 狗碰頭

話說當年有個金棺村，為什麼叫這名呢？只因自古以來，皇帝的棺槨叫「梓宮」，貴妃的棺槨則稱「金棺」，傳說當年某位貴妃生前受寵，但得罪了太后，被賜銀鈴金褂，也就是拿繩給活活勒死了，由於這位貴妃死得冤枉，太后和皇帝晚上一閉眼就看見她身穿紅裙前來索命，為了安撫她的亡靈，就遠遠地修了座墓，將這貴妃的屍骨埋了進去。

在下葬之前，貴妃的金棺，被攔停在了這村中的一座古寺之中，後來連村子帶廟都改了名，村叫金棺村，寺叫金棺寺，但是否真有這麼一回事，連村裡最年長的老人也說不清楚了。那屈死的貴妃埋香地下千百年，丘隴早平，已經沒人知道這座古墓究竟在什麼地方了，只有這金棺村的村名，以及村中那座破舊不堪，隨時都可能倒塌的破廟為證，殘磚敗瓦似乎在默默述說著過去的歲月裡的確有過這麼一段往事。

到了清朝末年，爆發了席捲大半個天下的太平天國起義，由於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是廣東人，這場農民起義又起自粵東粵西，也就是兩廣之地，所以在當時也被稱為粵寇之亂。

戰亂持續了將近二十年，金棺村一帶的百姓深受其苦，官軍與義軍之間各有攻守，殺伐甚重，戰事過後，往往殍屍遍野，大部分屍體都沒人處理，附近的老百姓就算想埋也埋不過來，死的人實在是太多了，無數血肉之軀就這麼扔在荒郊野外，任憑烏鴉和野狗隨便啃啄。

吃死人的不僅是野狗和烏鴉，就連村中人家所養的家狗和豬，也跟著一道吃死屍，趕上亂

世別看人沒吃的，可這些畜牲可都跟著沾光了。經常啃吃死人的豬絕不同於一般的豬，這點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啃過死人的豬肥得嚇人，毛光皮亮，就連看人的眼神都冒著凶光，這些豬雖然肥，但知道怎麼回事的人，可一輩子都不敢再吃豬肉了，而且看見別人吃豬肉自己就忍不住想吐。

在金棺村裡有個孤兒，姓張，排行第三，有兩個姐姐都早早夭折了，他自稱張三，也不知道他大號叫做什麼，因為頭髮天生的又稀又黃，到了十五六歲，這辮子仍是留不起來，只好用草繩隨便紮個狗尾似的小辮，凡是識得他的人，都以「張小辮」相稱。

張小辮窮得連半間房子都沒有，平時就住在那叫做金棺寺的破廟裡，推倒了廟中的泥塑神像，鋪些亂草睡在泥臺上，白天到各家各戶幫忙挑幾桶水，幹點雜活什麼的，幹完了活討口飯吃，他也曾跟棺材鋪的師傅當過學徒，還拜過算卦的老道為師，但由於年景不好，師傅都快活不下去了，哪還養得了徒弟，所以這幾樣營生都沒學到底。有時候生活艱難，一連幾天都沒東西吃。就只好到了晚上靠偷雞摸狗充飢，他知道自己家境中落前，祖上曾是京城裡的大官，內心深處仍拿自己當爺，對自己偷雞深以為恥，可兵荒馬亂的年月裡混口飯吃談何容易，餓急了就什麼都顧不上什麼出身門庭了。

近年天災人禍不斷，村裡的糧食不如往年那般富裕了，連討口吃的都不太容易。這天夜裡，張小辮餓得翻來覆去睡不著，他橫躺在神壇上翹著二郎腿，望著從破屋頂中漏將下來的月光，心裡琢磨著得弄點什麼吃的充飢，不然實在挨不過去了。這些年來他最拿手的就是偷雞，村裡養雞的人多，隔三差五地偷上一兩隻，這麼多回從來沒失過手，從不失手並非走運，只因

他自己摸索出了一套獨門的偷雞絕技。

打定主意，張小辮就藉著月黑風高，摸到了村中王寡婦母女的院子外邊，這家沒男人也沒養狗，門牆又低，而且張小辮對各家雞窩的位置瞭如指掌，沒費什麼力氣就翻過牆頭，發現雞窩裡的老母雞睡得正熟。

張小辮看得明白，但他沒有直接探手去抓，而是悄悄把手伸進雞窩裡，施展獨門絕技，輕輕地去搔那老母雞的腹部，不管是否有人偷雞還是黃鼠狼鑽雞窩，窩裡的雞必定會撲騰鳴叫，那樣主人就會被驚動起來，可張小辮自有他的辦法，只輕輕搔得幾下，雞窩裡的老母雞不僅沒撲騰亂叫，反而露出一副愜意的神態，很享受有人替牠搔癢。

張小辮心中竊喜，只要第一下沒失手，這隻雞就算是偷到手了，看著那母雞心中發狠：「我不能白伺候你，等會兒到破廟裡拔雞毛的時候，你就沒這麼舒服了。」他心中高興，手底下也沒閒著，一隻手不斷替那老母雞解癢，另一隻手揭掉雞窩頂棚，打算把老母雞從上邊抱出來，可大概是因為有一段時間沒雞可偷，手藝生疏了，也可能是連餓了好幾頓，反正手底下發虛，竟然把母雞抱到雞窩頂的時候，一個沒抱住，將那老母雞摔在了地上。

老母雞半睡半醒，迷迷糊糊地正愜意間，忽然叭嗒掉了下來，立時從美夢中驚醒了，牠大概也明白這是有賊偷雞，哪肯甘休，乍著雞翅撲騰了起來，鬧得動靜很大，果然驚動了家中的主人，就聽窗戶裡的王寡婦罵道：「哪個小賊又到老娘門上偷雞，肯定是住棺材廟那挨千刀的張小辮，老娘就剩這一隻下蛋的老母雞了，你也不肯放過……」說話聲中就見紙窗一抬，一個尿盆從屋內飛了出來。

張小辮見黑乎乎一物從屋裡擲出，急忙低頭躲閃，那尿盆本就沒有準頭，噹地一聲砸在了

院牆上，臭液嘩啦四濺，他心道：「不妙，想不到三爺名聲在外，那王寡婦一聽母雞撲騰就知道是三爺在此，而且兜頭將一個又騷又臭的尿盆打將下來，被她拿住了少不得一頓好打，好漢不吃眼前虧，現在不走，更待何時？」

想到這張小辮子不敢怠慢，翻身跳出院牆，耳中還聽得院中王寡婦的叫罵聲不斷，似乎她在招呼她的女兒小鳳去鄰居家借狗追賊，張小辮心中暗罵：「好妳個王寡婦，都說寡婦門前是非多，此言果是不假，偷妳隻雞又沒得手，犯得上趕盡殺絕嗎？等將來三爺發了跡，賠妳個紫金尿壺……」

雖然嘴上不服軟，但畢竟做賊心虛，而且聽到四鄰家中有養狗的，這時也都被王寡婦那盞夜壺打在牆上的動靜驚了起來，一時之間到處雞鳴狗叫，整個村子亂成一片，人們都以為是山賊進來劫村了，這回妻子捅大了，張小辮知道必須得出去避兩天，否則人人知道他夜宿金棺廟，一旦被堵到那破廟裡，可就插翅難逃了，於是在夜色中一路狂奔，逃出了村子。

最後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才停住腳步，村裡的人聲狗吠都已遠不可聞，張小辮心裡的一塊石頭方才落地，連呼哧帶喘地舉目四望，想看看跑到了什麼地方，只見月冷星稀，枯樹荒草，草叢間墳丘起伏，石碑嶙峋，剛才慌不擇路，卻是逃進了村後的墳塋之中。

這片墳地據說是塊風水寶地，而且此地無主，十里八鄉死了人都往這埋，無數墳丘是一個緊挨著一個，封土新鮮光潔的是近年新墳，長滿了荒草的老墳更是多得數不清，前些時候有數股粵寇在這一帶出沒，跟官兵惡戰了幾場，才剛剛退去，戰場上積屍數千，來不及掩埋的屍體腐爛發臭，引發了一場不小的疫情，所以最近這周圍的百姓死得比以往多出許多，這片墳地也



隨之添了許多墳丘，家境稍微富裕的都有碑有棺，那些窮苦人家就沒那麼走運了，臨死混上口薄棺就不錯了，或者乾脆直接拿麻席一卷胡亂刨坑埋了，墳包也小得可憐，至於石碑更是能省就省，或是插塊木牌樹枝代替，那些沒有了記號的新墳，很快就成了無主的孤墳。

到了晚上，烏雲遮月的時候，墳地裡就有鬼火閃動，偶爾有一兩隻野貓從草間躍出，還有些不知道是鬼哭還是狼嚎的怪異響動，不時從墳地深處傳來，聽得人肌膚起粟。

張小辮一向膽大包天，反正是賤命一條，活著也是吃苦受罪，扔在哪不是扔，所以他向來豁得出去，從不忌鬼避神，要沒有這種膽量，又如何敢一個人在晚上住到那神佛猙獰的破廟之中，不過一看自己跑到了這片墳地，心裡還真有點打怵，趕緊對四周的墓碑墳丘作了個羅圈揖：「各位大哥大姐，小人張三不敢造次，無心驚擾，得罪勿怪，得罪勿怪……」

說著話他轉身就要離去，正在這時，忽聽身後的一個墳丘裡面，傳來一陣「砰、砰、砰……」的聲音，聽上去好像是有人在使勁撞木板門，不過這亂墳塋子裡哪有人家的門戶，這聲音必定是在撞棺材蓋子。

正值中夜，四下裡靜得出奇，顯得這撞棺材蓋子的聲音格外驚心動魄，張小辮覺得自己腦袋後邊拖著的小辮都豎起來了，但他並沒有立刻逃跑，剛才跑過了勁喘個不停，加上肚裡又沒食，實在是邁不開腿了，當下用衣袖抹了抹鼻涕，打量著四周的墳塋，心想：「這是哪路死鬼跟你家三爺作耍？三爺不是給你們作過揖了嗎，怎麼還不依不饒的，想嚇得三爺磕頭求饒不成？」

可那墳中撞擊棺材的聲音愈來愈大，張小辮猜想：「或許不是有盜墓掘塚之輩在撬棺材？定要看是什麼作怪，要是真有挖墳掘墓的，三爺就嚇他一嚇，給他來個賊喊捉賊，捲了他的

賊物，這叫賊吃賊愈吃愈肥。

他三兩步轉到墳後，只見這是一座無主新墳，土丘下被人掏了個大窟窿，那「砰、砰、砰……」的怪聲，正是從那窟窿深處發出來的，他剛到近前，就聽那墳側的窟窿裡一陣巨響，一張滿面流血、紅毛叢生的大臉從窟窿裡探了出來，那張臉最顯眼的地方，是腦門上生了一個橢圓形的大肉瘤，吐著鮮紅的舌頭，嘴邊牙齒上還掛著人血，雙眼凶光四射，惡狠狠地盯著張小辦。

張小辦心中叫苦，怎麼就沒想起來是這個東西！現在想起來也晚了，只好轉身落荒而逃。原來早年間的野狗和現代的野狗大有不同，有些野狗的種類在民國後社會穩定下來就逐漸絕跡了，亂世之中人命如同草芥，因為死的人太多，暴屍於野的情形到處都有，所以吃死人的東西也就多了，鄉下山野間有種專吃死人的野狗，能聞著死人的臭味在墳上刨洞，刨到棺材了，就用腦袋撞破棺材擋板，然後把棺中死屍拖出來吃肚腸子，這種野狗體形巨大兇殘，吃多了死人的腸子牠就不想再吃別的東西了，有時候碰上落單勢孤的活人，也往往直接撲過去咬死，長著血瘤的野狗常年吃死人肉，身上屍氣重，牙齒帶有屍毒，被牠咬到了就別想活，牠的特徵是腦袋上長了一個血紅的大瘤子，這瘤子比鐵鎚都硬，窮人的廉價薄棺，最好的不過是「三寸薄木板」，棺板被這狗頭撞不了幾下就能撞穿，這種簡易的棺材有個俗名就叫「狗碰頭」，這意思再明顯不過了，死者家人買了副「狗碰頭」回去，將死者屍體盛殮下葬了，家人也就算盡到心了，然後棺材裡這位您就等著餓野狗吧，可在當時，就連這種三寸板的「狗碰頭」棺材還都供不應求。

這正是：「人無傷犬心，狗有屠人意。」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話 貓哭墳

書接前文，說的是張小辮半夜偷雞不成，誤走荒墳，不料驚動了一隻在掏死人的野狗，那隻野狗掏了座新墳，剛剛撞開了棺板，咬得棺中死屍開膛破肚，正要往外拖拽肚腸，忽聽背後有動靜，立刻打墳中鑽了出來，牠也是飢火中燒，加之又剛舔了些人肉屍血，此時一見單個孤丁堵著洞口，那雙布滿紅絲的狗眼頓時凶光畢露，「噉」的一嗓子從墳墓裡躍了出來，奔著來人便咬。

張小辮一看大事不好，叫了聲：「有種的別追來……」話音未落，扭頭便跑，本來明明跑不動了，但驚慌之下也不知是哪來的力氣，撒開兩條腿飛也似地就在墳地裡跑開了，他心知肚明，要是一直這麼跑下去，不出十步就得讓那野狗撲住扯出腸子，靈機一動，腳下即停，躲開背後野狗撲咬之勢，斜刺裡跑向墳地深處，藉著墓碑閃躲逃避。

野狗猛撲了一空，不禁惱羞成怒，隨即一撥狗頭，抖了抖腦門上那顆血紅的大肉瘤，也是一頭斜撞出去，緊追著張小辮亂咬，可張小辮在墳丘和墓碑之間東一頭、西一頭地亂鑽，墳塋間地勢高低錯落，擋住了野狗狂追的去路，這一人一狗就圍著幾座墳墓兜開了圈子，那野狗雖是猛惡兇殘，眼看到嘴的活肉，卻一時難以撲住。

最後這野狗終於明白過來味兒來了，牠不再跟張小辮在墳塋地裡亂鑽，而是一個虎跳，躍上一座高高的墳頭，想要居高臨下，直接躍下去吃人，這就叫狗急跳牆，其實就算牠不這麼

幹，那位張三爺也快跑不動了，他此刻吁吁氣喘，胸膛都好似要炸了開來。

但狗急跳牆，人急也能生智，張小辮眼見自己陷入絕境，這廝膽子倒也真大，將生死置之度外，乾脆彎腰蹲在了地上不再逃了，自古兵不厭詐，三爺這招也絕非是匹夫之勇，在鄉下走夜路，難免會遇到豺狼野狗，老百姓們在吸取了無數血的教訓之後，逐漸摸索出了一些防身之道，有句話說得好：「狗怕彎腰，狼怕搗鼓」。

豺狼野狗再怎麼兇殘，也自有牠的弱點，狼的疑心最重，如果一個人在晚上遇狼，難免膽戰心驚，可要轉身一跑，十有八九就被狼追上吃了，倘若當時能夠沉得住氣，假裝對惡狼視而不見，在口袋裡東翻西翻，做出一些連你自己都不明白的動作，那狼就不敢輕易過來咬你，牠疑心你這是設計要收拾牠；而野狗也不例外，野狗就怕人彎腰，牠擔心人一彎腰，是打算撿棒子打狗，甭管多兇惡的狗，天生就對棍棒有種極強的畏懼之意，叫花子都帶打狗棒，正是出於此因。

可也該著張小辮走背字，他大概偷雞摸狗的事做多了，時常顯得賊眉鼠眼，身上正氣不足，此時把腰彎了假裝要撿棍棒打狗，那野狗卻根本不吃他這一套，從墳丘上順勢躍下，重重撲到了張小辮身上。

張小辮叫了一聲命苦，還以為自己要喪身在此，沒想到他身後墳丘土壟下有個裂縫，縫隙寬大處形成了一個天然的洞口，那洞口都被荒蒿亂草掩蓋了，即使走到近前也是看不分明，此

搗鼓：擺弄、玩弄。

刻他被那惡犬一撲倒地，連人帶狗都落進了墳窟。

那墳地土壟下的裂縫雖深，頸口處卻是好生地狹窄，張小辯身子骨單薄，順著裂縫斜刺裡滾了下去，可那野狗常年吃死人肚腸，生得似馬駒牛犢般壯大，硬生生卡在窄處，揉做了一團，進退不得。

張小辯撿了條命，也顧不得身上摔得疼痛，此時落在地縫深處，四周皆是伸手不見五指，根本不知自己究竟是身在何方，使勁揉了揉眼睛，望見遠處忽明忽暗的似有燈光，於是打點精神摸將過去。

無移時，土壟岩層已盡，摸至一道寒氣逼人的石壁，觸手所感石壁之磚奇大，凜冽之氣透人骨髓，那壁上裂開一縫，穿過縫隙便能見到壁後是間石殿，牆上釘了一盞命燈如豆，明暗恍惚，張小辯哪知其中厲害，見有燈光，便從牆縫間擠身而入，待看明殿中情形，更是覺得詫異莫名。

但見那石殿命燈下擺著享桌，享桌是種青石棺床，其上停著一具年輕女子的屍體，年紀約摸十八九歲，身上殮衣嵌金戴銀好是闊綽，看服色絕非近代之人，可這年輕女子雲鬢雪脂，眉目清麗脫俗，又哪裡像是故去千百年的死人，張小辯害怕歸害怕，不過眼下生計沒有著落，正窮得揭不開鍋，見命燈下珠光寶氣，如何能不動心？

殿內還擺有許多造型詭異的紙人紙馬，死者身旁更有一池碧水晶瑩清澈，張小辯剛才逃得口乾舌燥，當下用手掬了幾捧水喝個痛快，只覺甘甜勝於仙露，不過仙露到底什麼滋味卻從沒嘗過，喝完水腦子就靈活了些許，心想這世道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命苦之人是怕窮不怕

死，於是狠一狠心，湊到鳳屍近前，拔金釵、褪玉鐲、拽香鞋，把值錢的東西全扒取了下來，又脫下那女子一件殮服打了個包裹，邊忙邊對那女屍說話給自己壯膽：「看妳這小娘子穿金戴玉，生前想必是位受用過的貴人，小人卻是生來命苦，早已三月不知肉味，而今生計無著，不得不借小娘子些零碎物事換些米麵糧油為生，還望小娘子莫怪，日後若讓小人有出頭的時日，再來燒紙上香還妳些人情……」

正當張小辮掠取金玉之時，忽聽石殿角落裡一聲貓叫，連忙轉頭一看，只見從那沒有燈光的黑處爬出一隻大花貓，出人意料的是，那花貓竟作人聲悲鳴哀嚎，哭得淒風慘雨，張小辮見過出殯的哭孝子，這隻花貓怎麼就如同是在給死者哭墳弔喪，這老貓豈不是成了妖怪了嗎？

那隻大花貓對張小辮視若無睹，瞪著兩盞紅燈般的眼睛悲哀哭嚎，貓哭之聲在這寂靜的地下格外淒厲刺耳，張小辮不免從心底裡生出一股厭惡之情，這老貓也來裝神弄鬼，心中不由得動了殺機。

想到這，他趁那花貓不備，用裹著金銀之物的殮服突然將其按住，只覺那大花貓掙扎了幾下，就被活活憋死了，張小辮心想現在餓得走回金棺村都走不動了，三爺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吃了你這成精的老貓祭祭五臟廟，看看到底是你這鬼貓的道行大，還是你家三爺道行深。

張小辮膽大包天，仗著以前跟老道學過畫符捉鬼，半點也不把幽冥之事放在心上，他把這好大一隻花貓拔皮開膛，胡亂收拾一番，就拔下石壁上的命燈，在殿中找些紙馬香鏢攏起堆火

無移時：不久。